

## 一、【论儒侠之共同道德】冯友兰

儒墨虽不同，而皆为卖技艺材能之专家。有权力者皆可临时用之。如一时无人用之，则即有失业之象。孟子说：“孔子三月无君，则皇皇如也。出疆必载贖。”“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。”“士之失位也，犹诸侯之失国家也。”“士之仕也，犹农夫之耕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其求用之急可见。至于墨之亦为人用，则《吕氏春秋·上德篇》所记墨者巨子孟胜事，最可证明。孟胜受了楚国阳城君之委托，替他守国。“毁璜以为符，约曰：‘符合听之。’”后来阳城君犯了罪，出走于外。“荆收其国。孟胜曰：‘受人之国，与之有符。今不见符，而力不能禁，不能死，不可。’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：‘死而有益阳城君，死之可矣。无益也，而绝墨者于世不可。’孟胜曰：‘不然，吾于阳城君也，非师则友也；非友则臣也。不死，自今以来，求严师，必不于墨者矣。求贤友，必不于墨者矣。求良臣，必不于墨者矣。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，而继其业者也。’”这就是说：我们受人之托，须忠人之事。否则墨者之招牌一坏，以后再没有人敢用墨者了。孟胜果死之。“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。”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当时所谓“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”。（《战国策》记豫让语）后世所谓“食王的爵禄，报王的恩”。此乃士之道德，武士固如此；文士亦然。文士若只教书相礼，原没有大干系。但若做官有职守，或有守土之责时，则其责任，亦即重大了。“曾子曰：‘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君子人与，君子人也。’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文士既做官守土，则往往亦须参加军事。“君子曰：谋人之军师，败则死之；谋人之邦邑，危则亡之。”（《礼记·檀弓》）此可见文士方面亦谓受人之“托”“寄”，或为人办事，皆须尽忠为之，如有不济，则须以身殉之。《左传》所记子路死卫乱事甚详。卫太子蒯聩欲复国。与其姊，卫大臣孔悝之母定计，入于孔悝家中。“迫孔悝于厕，强盟之，遂劫以登台。栾宁将饮酒，炙未熟，闻乱，使告季子。”季子即子路，时为孔氏宰。“季子将入，遇子羔将出曰：‘门已闭矣。’季子曰：‘吾姑至焉。’子羔曰：‘弗及，不践其难。’季子曰：‘食焉不避其难。’子羔遂出。子路入，及门。公孙敢门焉。曰：‘无入为也。’季子曰：‘是公孙也，求利焉而逃其难。由不然，利其禄必救其患。’有使者出，乃入。曰：‘太子焉用孔悝，虽杀之，必或继之。’且曰‘太子无勇，若燔台半，必舍孔叔。’太子闻之惧。下石乞、孟廪敌子路，以戈击之，断纓。子路曰：‘君子死，冠不免’，结纓而死。孔子闻卫乱，曰：‘柴也其来，由也死矣。’”（《左传·哀公十五年》）子路为孔氏宰，以死救孔悝；此可与孟胜死阳城君难事，先后辉映。不过儒士对于死难一点，似有时不如侠士之板执。孟子说：“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死伤勇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盖儒家注重“时中”，“可以死，可以无死”，须视当时情形而定，不能执一一定的规律，以应一切的事变。如此次卫乱，子羔即以为“弗及，不践其难”；而子路则以为“食焉，不避其难”。盖子羔纯为儒而子路则近于侠也。（子路似原系侠士出身，详下）孔子亦知之，故闻卫乱即曰：“柴（即子羔）也其来，由也死矣。”

士如受某人之用，则即忠于其事。反之如未受某人之用，则士对之亦无任何义务。如公山弗扰以费叛，召孔子，孔子欲往。佛肸以中牟叛，召孔子，孔子亦欲往。后世对此，颇有怀疑孔子何以欲往从叛逆者。但孔子在当时虽亦受弟子之责难，而弟子未有以君臣之义责之者。因孔子并未为季氏及赵氏之臣，故对之亦无任何义务也。

有权力者对于士，可以临时用之。士对于用之者之义务，亦只对于其所托之事，或对于在其用之之时所发生应办之事，尽忠竭力而止。如孟胜受阳城君之托，只守国一事。如有符来，孟胜将“国”交出即止。但囚无符来，又不能禁止别人收国，所以孟胜非“死之”不可。又士之报用之者之程度，亦视用之者之待遇若何而异。“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‘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’”

下文孟子又与宣王辩论在如何情形之下，臣方与旧君有服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子思亦论此事。

（见《礼记·檀弓》）战国时有名的侠士豫让亦说：“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，臣故众人报之。知伯以国土遇臣，臣故国土报之。”（《战国策·赵策》）可见这一方面之道德，在儒侠均是一样。

## 二、【万寿宫】 废名

到今日，我们如果走进那祠堂那一间屋子里，（二十年来这里没有人教书）可以看见那褪色的墙上许多大小不等的歪斜的字迹。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发现。字体是那样孩子气，话句也是那样孩子气，叫你又是欢喜，又是惆怅，一瞬间你要唤起了儿时种种，立刻你又意识出来你是踟躇于一室之中，捉那不知谁的小小的灵魂了，也许你在路上天天碰着他，而你无从认识，他也早已连梦也梦不见曾经留下这样的涂抹劳你搜寻了。

请看，这里有名字，“程小林之水壶不要动”，这不是我们的主人公吗？

同样的字迹的，“初十散馆”，“把二个铜子王毛儿”，“薛仁贵”“万寿宫丁丁响”，还有的单单写着日月的序数。

是的，王毛儿，我们的街上的确还有一个买油果的王毛儿，大家都叫“王毛毛”了，因此我拜访过他，从他直接间接的得了一些材料，我的故事有一部分应该致谢于他。

“万寿宫丁丁响”，这是小林时常谈给他的姐姐听的。万寿宫在祠堂隔壁，是城里有名的古老的建筑，除了麻雀，乌鸦，吃草的鸡羊，只有孩子到。后层正中一座殿，它的形式，小林比作李铁拐戴的帽子，一角系一个铃，风吹铃响，真叫小林爱。他那样写在墙上，不消说，是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动也不敢动，铃远远的响起来了。

冬天，万寿宫连草也没有了，风是特别起的，小林放了学一个人进来看铃。他立在殿前的石台上，用了他那黑黑的眼睛望着它响。他并没有出声的，但他仿佛是对着全世界讲话，不知道自己是在倾听了。檐前乌鸦忒楞楞的飞，扇的矢滴在地下响，他害怕了，探探的转身，耽心那两旁房屋子里走出狐狸，大家都说这里是出狐狸的。

跨出了大门，望见街上有人走路，他的心稳住了，这时又注意那“天灯”。

凡属僻静的街角都有天灯的，黄昏时分聚着一大堆人谈天，也都是女人同小孩。离小林家的大门不远有一盏，他在四五年前，跟着母亲坐在门槛，小小的脸庞贴住母亲的，眼睛驰到那高高的豆一般的火。他看见的万寿宫门口的天灯，在白天，然而他的时间已经是黄昏了，他所习见的自己门口的灯火，也移在这灯上，头上还有太阳的唯一的证据，是他并不怕，——夜间他一个人敢站在这样的地方吗？灯下坐着那狐狸精，完全如平素所听说的，年青的女子，面孔非常白，低头做鞋，她的鞋要与世上的人同数，天天有人出世，她也做得无穷尽，倘若你走近前去，她就拿出你的鞋来，要你穿着，那么你再也不能离开她了……。

想到这里，小林又怕，眉毛一皱，——灯是没有亮的，街上有人走路。

气喘喘的回去见了姐姐——

“姐姐，打更的他怎么不怕狐狸精呢？夜里我听了更响，总是把头钻到被窝里，替他害怕。”

“你又在万寿宫看铃来吗？”

姐姐很窘的说。母亲是不许他一个人到这样的地方的。

### 三、【城市的舞】 穆旦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，  
它高速度的昏眩，街中心的郁热。  
无数车辆都怂恿我们动，无尽的噪音，  
请我们参加，手拉着手的巨厦教我们鞠躬：  
呵，钢筋铁骨的神，我们不过是寄生在你玻璃窗里的害虫。

把我们这样切，那样切，等一会就磨成同一颜色的细粉，  
死去了不同意的个体，和泥土里的生命；  
阳光水分和智慧已不再能够滋养，使我们生长的  
是写字间或服装上的努力，是一步挨一步的名义和头衔，  
想着一条大街的思想，或者它灿烂整齐的空洞。

哪里是眼泪和微笑？工程师、企业家和钢铁水泥的文明  
一手展开至高的愿望，我们以藐小、匆忙、挣扎来服从  
许多重要而完备的欺骗，和高楼指挥的“动”的帝国。  
不正常的是大家的轨道，生活向死追赶，虽然“静止”有时候高呼：  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。

### 四、【市隐斋记】 元好问

吾友李生为予言：“予游长安，舍于娄公所。娄，隐者也，居长安市三十年矣。家有小斋，号曰市隐，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，渠欲得君作记。君其以我故为之。”

予曰：“若知隐乎？夫隐，自闭之义也。古之人隐于农、于工、于商、于医卜、于屠钓，至于博徒、卖浆、抱关吏、酒家保，无乎不在。非特深山之中，蓬蒿之下，然后为隐。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，谓初机之士，信道未笃，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，故以山林为小隐；能定能应，不为物诱，出处一致，喧寂两忘，故以朝市为大隐耳。以予观之，小隐于山林，则容或有之，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。自山人索高价之后，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，况朝市乎？今夫干没氏之属，胁肩以入市，叠足以登垄断，利嘴长距，争捷求售，以与佣儿贩夫血战于锥刀之下，悬羊头，卖狗脯，盗跖行，伯夷语，曰‘我隐者也’而可乎？敢问娄公之所以隐，奈何？”

曰：“鬻书以为食，取足而已，不害其为廉；以诗酒游诸公间，取和而已，不害其为高。夫廉与高，固古人所以隐，子何疑焉？”

予曰：“予得之矣，予为子记之。虽然，予于此犹有未滿焉者。请以韩伯休之事终其说。伯休卖药都市，药不二价，一女子买药，伯休执价不移。女子怒曰：‘子韩伯休邪？何乃不二价？’乃叹曰：‘我本逃名，乃今为儿女子所知！’弃药径去，终身不返。夫蒯公固隐者也，而自闭之义，无乃与伯休异乎？言，身之文也。身将隐焉，用文之？是求显也。奚以此为哉？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，强为之名耳，非公意也。君归，试以吾言问之。”

贞祐丙子十二月日，河东元某记。

## 五、【咏早梅】何逊

兔园标物序，惊时最是梅。  
衔霜当路发，映雪拟寒开。  
枝横却月观，花绕凌风台。  
朝洒长门泣，夕驻临邛杯。  
应知早飘落，故逐上春来。

## 六、（《世说新语·政事》“陶公性检厉”条注引《晋阳秋》）

侃练核庶事/勤务稼穡/虽戎陈武士/皆劝厉之/有奉馈者/皆问其所由/若力役所致/欢喜慰  
赐/若他所得/则呵辱还之/是以军民勤于农稼/家给人足/性纤密/好问/颇类赵广汉/尝课营种柳/  
都尉夏施盗拔武昌郡西门所种/侃后自出/驻车施门/问/此是武昌西门柳/何以盗之/施惶怖首  
伏/三军称其明察/侃勤而整/自强不息/又好督劝于人/常云/民生在勤/大禹圣人/犹惜寸阴/至于  
凡俗/当惜分阴/岂可游逸/生无益于时/死无闻于后/是自弃也/君子当正其衣冠/摄以威仪/何有  
乱头养望/自谓弘达邪